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論

思治論

主意在此二句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厥後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illegible]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論

思治論

方今天下何病哉（主意在此二句）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

勘破人情

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與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三柱子是舉業家利

則不圖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一使事一旨喻是先定規模者引古人之旨而又翻案譯出纔精痛快

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遠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産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

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

是不先定規模者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憲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曲盡

名言切中古今情弊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舉子家能以此筆畫世務則善矣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更妙

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昝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

轉上一收字尤有見

之以專達之以强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

數語是一篇主意

名言切中當今情弊

又提一議論以儆當世君臣

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坏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

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古英雄人都若此）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又提出世情來破之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又進一步

寫盡人人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絕大頭腦以一極微畢貫之意在言外此古文之法之力讀賈山至言知之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然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又拿極大難事作結

茅鹿門曰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深
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月

雷何思曰不言如何豐財强兵擇吏而直窮所以
成不成之原其文體大而識精誼贄以後所
未有也

精微

道德論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絲毫之爲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職兵省刑時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慾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暴行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强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

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行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吾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遠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

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必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李卓吾曰當時有感之論

虛舟觸舟人不之怒飄瓦中傷人不之傷蘇子論本此

勢論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小有不平焉。則亦以不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雨有忮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而爲戕搏而爲鬬判而爲離潰而爲叛皆心之報也。今我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忮心。彼何爲忿。我無競心。彼何爲爭。猾急偏隘之心已絕。故其貌寬閑而不躁。很愎獷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已絕。故

突出天字以替理字

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甞於理之外加一毫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未甞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從其天而不以人參焉故箴規過失而人不以爲訐推賢揚善而人不以爲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爲暴聞之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殛鯀於羽山復用禹爲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夫爵祿蓋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專魯遽墮其都以羈臣而能拔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墮之而孔子不

反覆痛快亦程子所謂舜誅四凶舜何與焉同意

與焉知殛鯀不出於理而出於舜墮都不出於理而
出於孔子則禹忍以身立其人之朝彼三家之悍亦
豈碌碌受人控御者哉殛之墮之付於理是舜雖殛
鯀而實未嘗殛鯀也孔子雖墮都而實未嘗墮都也
舜未嘗殛鯀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墮都故三家
不知所忌天下之讎莫難解於父子之讎也此而可
解則世所謂讎者無不平矣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
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
之於斯也亦何憂乎勢之不回也哉於是以吾之眞

到此方露出字

平而治小人之僞乎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勢已潛回於冥冥之中矣

李九我曰得理字作骨下筆便一氣呵成

王龍谿曰此與定性書言聖人喜怒不繫於心同皆公未立黨時與二程講論故其文之辨如此間引殛鯀墮都事來證而天下最難平者無不平見理之可以御勢也故以勢名題

名言突越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

小人之黨如是

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譬切〕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此權臣也似非所比〕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

上言小人難去下言去小人之術

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士乃子之勇

此亦非其比

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斥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

（旁批：摹、然、二、譬）

（旁批：曲盡情事）

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

名言

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歸震川曰閑繫國家大利害文字不獨可以補歐陽子之不足也

茅鹿門曰通篇轉折處皆如游龍

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無所容
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
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殄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
僅伐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勝者
果不可聊生是以積陽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
戒

續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

句句壁立然不減左氏

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引證俱切）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平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
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
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言聞於諸侯身為（是大不忍處）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

三段辨証精切

是違之則道處

有筆力

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唐荊川曰逐段關瑣似諱辨體

評詩處極詳明

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于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山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

確

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
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
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
偏處在此
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
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
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
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

至言

能無慾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茅鹿門曰議論的確而文亦雅

大夫無遂事 [illegible]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常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

於春秋矣

歸震川曰明而法

歸震川曰明而法

於春秋矣

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猶其不告

覬而幸其猶朝於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覬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

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茅鹿門曰文旨疎密而韻度鏗折

觀過斯知仁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

趨避二字是一篇本旨

人也亦多術矣要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同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

收、住、承○接○斷○而○又○續○

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人可以托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哉

唐荆川曰其味黯然而長其光煥然而幽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一句二篇主意）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宜從

盡而不盡
往而不往

與所以廣恩也罰宜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虛、情、作、實、案）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一、入、本、來、話、頭）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精銳之氣如江河之瀉

引經點色有情有波瀾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關鍵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茅鹿門曰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婉宕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數段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

引證絕妙

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

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顔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就一轉作棹尾

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快辨

茅鹿門曰通篇以禮字定案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萬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

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

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

二篇精神全在收束處見之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茅鹿門曰論歸於正而文更翩翩

一首意深而流長也夫先夫其亡譬如藥石可以伐
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
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
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

有他遣筆全在空中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

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
速成之功而倦於持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
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
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
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
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生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
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
爲之車服采章以别之朝覲位置以嚴之名非不相
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

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
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
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
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
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
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
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而急
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

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
甚難
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
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
不廢
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
始之不難
之相凌父子之相慼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
終之易廢
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
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
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有合也物
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結淡而古

形勢不如德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歘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

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强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徬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生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摠承上

一轉振出德字

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因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背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

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至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歸震川曰引繩墨切事情

鑒

禮以養人爲本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長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有節者與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

至言

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

禮源

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禮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

論

沈發處有筆鋒有識

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又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吏議法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

微策有味

之日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喻切

楊東里曰感慨淋漓筆調新警卓有老蘇氣味

岳季方曰說本末緩急之辨處朗如明月入懷

李卓吾曰至論

下大段入是發難探本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

大綱出一層

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

又振入一步

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鄉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與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

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應）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結）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歸震川曰如層巒疊嶂愈峻愈絕又如天門上躋

奔逸絕塵

一段如雲行空中

劉愷丁鴻孰賢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愛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海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

入題

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一國皆

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下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譎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

酷吏斷案

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憯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于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嘆也

牽連

茅鹿門曰行文勝小蘇

今之戶部工部亦如此

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画出摸糊官府）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横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
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
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
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
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
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
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
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

要言切中

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

轉緊切

活殺

一概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罔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茅鹿門曰覽至終篇不獨文暢且切中時弊經濟之文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一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策問制策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

坡公經濟具見數語

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説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嚴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

窮本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辨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歸震川曰長公諸策問皆經國之要訏廟堂之謨謀此尤與安石對針

無一字虛設

國學秋試策問 一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勵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與衰安危之效相反若此豈可不求其故與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妙妙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跡而詆之也易推其未名言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

覽焉。

歸震川曰竟是裕陵時一篇妙策然只好謂之策問葢策必明告其利害斟酌其去取嗟乎以此相律夫今日亦祗有策問而已

顧瑞屏曰以此規裕陵何異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言太銳三言使帝悚然熟思

歸震川曰竟是格陵耕一篇妙策然只好謂之策問蓋策必明告其利害斟酌其去取從乎以此相律夫今日亦祗有策問而已

顧瑞屏曰以此規格陵何異求治太急聽言太廣

理直語確

國學秋試策問

問古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腐儒多有此論）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當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

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貲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桴然而百弊復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更妙

試館職策題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賢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賢舉賢而上功歷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

轉妙

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徐文昭曰問妙讀辯試館職劄子尤覺其深思而有味也

試館職策題 二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絶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妙 妙

夫治亂相絶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顧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李卓吾曰靈機妙舞奇致錯落

看此六字如今人非諭卿邪矣

省試策問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巳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當國雖盡公守法而

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誚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試策問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旣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襍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切○中

○深○情○快○峯

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鐫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益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益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任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

未見之識患悔之言

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

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剝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灾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

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說得剴）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

議論有根據

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
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
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
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
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
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
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
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游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時

方露本旨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

要云

屠長卿曰末一段是主意前面文勢暢達借客喻

主處俱好

今中書臣羅布呼吉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葢自近歲始稍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愜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

有道

二語便有分量

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虜此其旣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妙議

中病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
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
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
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絶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
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
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
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

不用雖然二字就轉

天下之勢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典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為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

內外二字是知微之論非胸中有千古人物誰能道得

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會稽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攝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强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

次二層波瀾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 有識有法
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
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人而
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 切要
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
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
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
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
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

爲一官引故事不嫌與范文事

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强、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典、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

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

徑捷

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進步
洸洸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
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
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陳曰沙曰意方而文圓大有筆力

顧瑞屏曰信手寫來浩大發越

徐文昭曰通篇作三大段然血脉聯貫斷而不斷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無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代之奏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

首句緊破

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用法之弊）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

一評承上接下无痕

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

用人之弊

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

轉入深處

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

暫看似冷不知乃是一篇骨髓

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推原不輕發）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難在此）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

一掉尾便應其首

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楊升菴曰任人立法二意交錯盤繞如奇花吐重蕚惟見其姸麗不見其繁雜

天下未嘗無二千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篤
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
測其指而已矣惟天子一日豁然明告群臣之臣所
以諫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
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可合矣一失百害其以大小[illegible]

唐荊川曰無沮善篇嚴密此篇疏暢各極其妙

一

與潁濱君術互同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月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

王意

一句說得

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機神流轉妙甚）無憂是爲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勵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儒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

是術

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

本旨

病根

經濟有識之言

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牽上搭下）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猟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千古誤國老姦無處生活）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二（寫出千古頑鈍）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濟俗語不矜凌厲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喜有沮有怒然後有間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

古今天下若知用狂狷那得不治

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愿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陸貞山曰有穿雲裂石之聲冲霄貫日之氣

行文如行雲如江流斷盡游行之妙

策略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

上一處總光景筆描畫

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

此器游衍人知中生有

執從上游古人得處一脚牽窒有生色

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

詢獨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皆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于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士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

猾○映○罷○字○

曲○盡

又○猾○映○罷○字○如○將○見○大○市○一○步○九○回○

一段筆勢閎衍而議論亦的確

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于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

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
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隔
絶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
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
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
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
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旣有天下
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
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賢

五事件件有關經濟不但文法變化

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特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

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于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

焉耳

唐荆川曰此文論時弊處皆借古爲喻亦一體也

袁中郎曰此篇主意通上下之情間架整波瀾濶

議論佳可爲策格

徐文昭曰名言深識極憂國之至計嫖姚跌宕極

文章之姿態

須得立法本旨

爲法禁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凶者天下之大族也夫

喚醒

把商韓對舜大胆

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

拔得妙

罰金

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
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
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
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
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
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
持論平
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
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
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

有神才有吳風有過

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忍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

說破

大夫豈此今自已心等豈可與衆人言哉

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于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能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盗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

爵減

首免

句推

下令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之曰勿推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結收上〃

楊升菴曰宋三百年誅戮不及大臣所以遠過漢

頁　唐公此策大謬然文則段段儆策

徐文昭曰盛世不可開此風治國不可不知此意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唯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吾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愼爵賞、愛名器、而嚚嚚

者以爲不可是烏足邮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多僥倖莅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莅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

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

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大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罷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

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陷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緜考其材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一轉作掉尾妙）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

可以為姦也

唐荊川曰今日若行此策亦可得一二實材

昔人所以言者言所未言刻於心手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

行文之妙一至此

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

人說不出

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

古今通弊

可以痛哭

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

想○眞

行警不凡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

病根

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

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

省事勵精
真實經濟

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

逸於終晨輿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收○

○一○句○

歸震川曰談壅閉處如燭照數計

茅鹿門曰省事厲精二者切中今日之情

專任使

切中事情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

今之隸省之郡亦如此

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

今之戶部工部亦如此

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管籥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畫出模糊官府

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

談言切中

轉緊切

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南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摻縱未能

洗発

一槪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茅鹿門曰覽至終篇不獨文鬯且切中時弊經濟之文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言之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是不可以兩立也聖人

起奇

今日正當做此法

貪污情狀□□見

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舍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

轉

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

五祖家隱
古今通䇿

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

所能者不深責

責不能之敝

一篇主意

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逃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呂雅山曰蘇文所以爲妙者全在流活不覊如此篇重不責舉官者而配以職司守令之當責無沮善篇重不絕人善而配以絕之則不用珠聯玉合筆勢悠長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

一篇主意

則羿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

合胥吏等

按無迹主

四字妙

客

忽然生出一層爲必得者張本與必不得者相形

先提起客緊

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决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

一段正是與人以必行

三段是絕之以必不可得

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
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
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
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
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
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
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
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
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

胸中如鏡
筆下如刀

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歸震川曰錯綜變化

鍾伯敬曰說得盡情又近情子瞻論事往往如此